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TEMPLE AND BUILDING DISTRIBUTION, CHANGE ON THE
BUDDHIST TEMPLE PLANNING AND BUILDING TYPE

王贵祥◎著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

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
建筑类型及其变迁



中卷

重创与复苏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

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
建筑类型及其变迁

中 卷

重创与复苏

王贵祥◎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 / 王贵祥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02-42705-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佛教—宗教建筑—建筑史—中国 IV. ①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8651 号

责任编辑:周莉桦

封面设计:李召霞

版式设计:苏克密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41 字 数:351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1280.00 元(全三卷)

产品编号:054125-01

目 录

第六章 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寺院	593
一 五代佛教建筑概说	593
1. 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与寺院	593
2. 十国割据政权统治地区的佛寺	620
3. 山寺与佛教圣山的初步形成	640
4. 五代时期佛寺建筑概况	650
二 现存五代时期所建佛殿与佛塔	672
1. 木构佛殿建筑	673
2. 石构与砖构佛塔(经幢)	686
3. 广州光孝寺铁塔	702
三 结语	704
第七章 辽、金、西夏的佛教寺院	706
一 辽、金、西夏历史简说	706
二 辽代佛寺建造概说	709
三 金代佛寺建造概说	747
四 西夏佛寺建造概说	787
1. 西夏佛教建筑简说	790
2. 西夏佛寺布局特征	799
五 辽、金寺院的建筑配置	802
1. 辽代寺院建筑配置	802
2. 金代寺院建筑配置	824
3. 辽金寺院中的主要建筑类型	844
4. 辽金寺院内较为特殊的单体建筑	886

六	辽、金寺院格局初探	895
1.	文献中所见寺院格局综合	895
2.	同时代其他庙祀建筑格局参考	902
3.	实例中所见寺院格局配置	904
4.	辽金时代寺院与建筑总结	910
5.	晚唐、辽金寺院格局简说	914
七	尚存辽、金寺院与殿阁塔幢	917
1.	辽、金时期佛寺遗存	917
2.	辽、金佛寺殿堂实例遗存	926
3.	辽、金木构楼阁与木塔实例	953
4.	辽金佛教建筑中的小木作	966
5.	辽、金砖筑佛塔实例	967
6.	西夏佛塔实例	987
7.	岩山寺壁画中表现的佛教建筑	992
八	结语	994
第八章	两宋时期的佛教寺院与建筑	996
一	两宋佛教及其寺院	996
1.	两宋佛教及其寺院概说	996
2.	两宋佛教对外交流概说	1002
二	北宋时期佛教寺院建造	1004
三	南宋时期佛教寺院的概况	1116
四	两宋时期的寺院建造与存留	1162
五	两宋佛教寺院的分布	1203
六	两宋佛教寺院的分类	1228
1.	按住持承替方式分	1231
2.	按修持方式分	1234
3.	按寺院性质分	1242
4.	具有特殊功能的寺院	1247

七	佛教宗系对于寺院及寺内建筑配置的影响	1255
	1. 宋代禅寺及其建筑配置的特征	1256
	2. 宋代律寺及其建筑配置的特征	1258
	3. 宋代教寺(讲寺)及其建筑配置的特征	1263
八	南宋禅、教五山十刹概说	1270
九	两宋佛教寺院的基址规模	1281
十	两宋佛教寺院内的建筑类型	1288
	1. 礼拜祭祀建筑	1288
	2. 弘法修学建筑	1391
	3. 禅戒忏悔建筑	1428
	4. 生活服务建筑	1453
	5. 安养接待建筑	1462
	6. 门楼廊庑建筑	1467
	7. 佛塔经幢建筑	1477
	8. 其他类型建筑	1480
十一	两宋佛教寺院内的建筑配置	1484
十二	两宋时期寺院的建筑格局与空间配置	1495
	1. 两宋寺院建筑格局与空间配置简说	1495
	2. 关于寺院的空间規制问题	1496
	3. 两宋寺院格局的研究	1513
十三	见于宋代史料中的佛教寺院与寺院中的单体建筑	1531
十四	两宋佛教建筑遗存的实例	1548
	1. 木构殿堂建筑	1549
	2. 两宋时期的佛塔建筑	1567
十五	两宋时期佛教寺院与建筑概说	1591
	1. 晚唐、辽、金寺院格局简说	1591
	2. 两宋佛教寺院与建筑概说	1592
十六	结语	1609

参考文献	1611
------------	------

第六章 五代十国时期的 佛教寺院

一 五代佛教建筑概说

1. 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与寺院

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经历了唐末农民起义大潮的摧枯拉朽,一夜之间,就如久已摇摇欲坠的大厦一般轰然倒塌。公元907年,军阀朱温代唐而立,建立了后梁,之后又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后共五个短命的王朝。在中原地区如走马灯般的朝代更迭之际,中原以外的地区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闽、楚、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南平(荆南)十个割据政权。除了这些汉族政权,北方地区新崛起的由契丹人建立的辽,也已经开始觊觎着中原地区的一举一动(图6-1~图6-3)。有着将近400年统一帝国辉煌历史的隋、唐两代王朝,再一次被这些短命的王朝、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撕扯得支离破碎,苟延残喘,并最终覆灭,统一帝国重新陷入战乱与割据的乱离境地(图6-4)。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



图6-1 后梁时期的五代十国地图

(来源:张剑文据郭沫若所著《中国史稿地图集》(下)(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29)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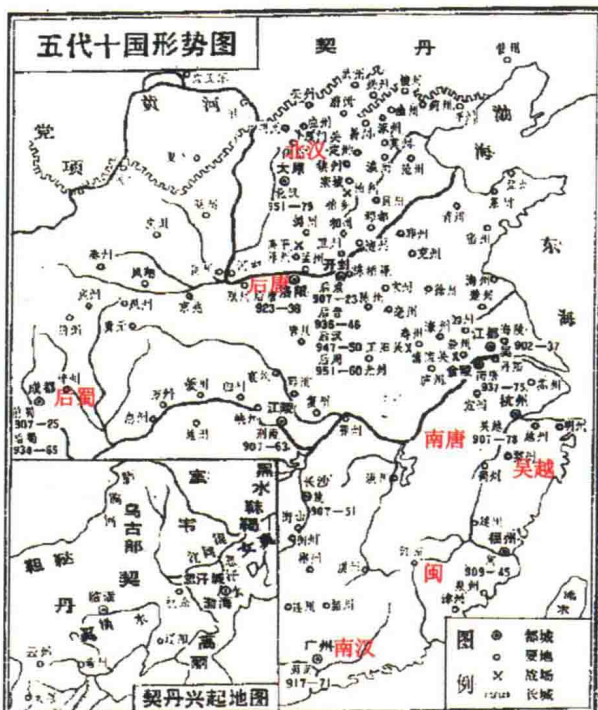


图 6-2 后唐时期的五代十国地图

(来源:张剑文据张传玺等所著《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39)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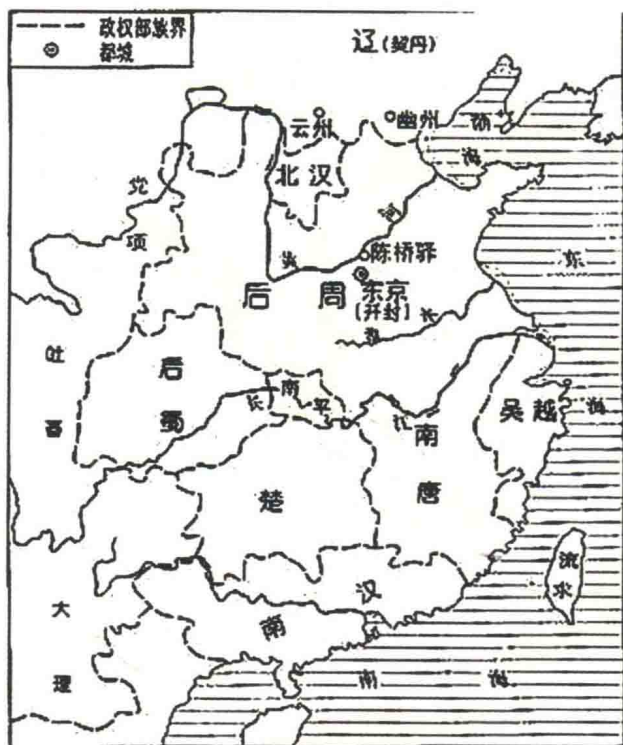


图 6-3 后周时期的五代十国地图

(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古代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99.)



图 6-4 战乱与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略图

(来源:张剑文据郭沫若所著《中国史稿地图集(下)》(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29)改绘)

中国佛教在唐武宗灭法的过程中遭受沉重打击,其在数百年发展中积蓄起来的煌煌胜景,已风光不再。经历了唐末战争与动乱的进一步摧残之后,自南北朝时期至隋、唐两代渐趋繁荣鼎盛的佛教及其建筑的发展趋势戛然而止。曾经寺塔林立的隋、唐两京,特别是西京长安,这时已几成废墟。

五代十国的佛教及寺院建筑,就是在这战乱的废墟上缓慢恢复起来的。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可以大略地观察到五代时期的统治者参与的为数不多的与佛教寺院有关的活动:

开平元年(907)六月,刚刚站稳脚跟的第一年,太祖朱温(别名朱晃)就“改耀州报恩禅院为兴国寺。”^①开平三年(909)十二月,“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奏,舍钱造寺一所,请赐寺额。敕名大梁万岁之寺,仍许度僧四十九人。”^②这既是后来称王于闽的王审知在福建地区所建的第一座寺院,也是被后梁太祖刚刚封为闽王的王审知为讨好后梁统治者而建的寺院。其改寺名、建新寺,目的都是政治性的,无非是祈求佛祖保佑新立的后梁王朝“兴国”、“万岁”。

开平二年(908)十月“己未,大明节,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宰臣百官设斋相国寺。”^③所谓“大明节”,当是指后梁帝朱温的降诞之日。在自己的生日,于佛寺中设斋招待百官,既是一种庆典,也是一种礼忏。开平三年(909)七月“己丑夕,寝殿栋折。诘旦,召近臣诸王视栋折之迹,帝惨然曰:‘几与卿等不相见。’君臣对泣久之。遂召有司释放禁人,从八

①文献[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梁书三.太祖纪二.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26.

②文献[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五.梁书五.太祖纪五.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39.

③文献[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四.太祖纪四.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32.

①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四. 梁书四. 太祖纪四.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36.

②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六. 梁书六. 太祖纪六.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45.

③同上; 46.

④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七. 梁书七. 太祖纪七.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50.

⑤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七十七. 晋书三. 高祖纪三.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482.

⑥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一百一十四. 周书五. 世宗纪一.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719.

⑦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一百八十. 汉书. 列传五. 张允传.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675.

⑧文献[2]. [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 卷五十七. 杂传第四十五. 张允传.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81.

月朔日后减膳,进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①

时隔3年之后的乾化元年(911),“四月丁卯,幸龙虎门,召宰臣、学士、金吾上将军、大将军侍宴广化寺。”^②同年六月,“诏修天宫佛寺。”^③乾化二年(912)四月,又敕曰:“近者星辰违度,式在修禳,宜令两京及宋州、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断屠宰。仍各于佛寺开建道场,以迎福应。”^④断了一根梁栋,就减膳吃斋,在重大礼仪时刻与群臣在寺院中用斋,不时地禁屠宰,建道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在对旧王朝进行大规模摧残和屠戮之后,刚刚登上帝位的朱晃内心的煎熬和忐忑。

接下来的王朝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后晋天福三年(938),后晋高祖石敬瑭“以河阳潜龙旧宅为开晋禅院,邢州潜龙旧宅为广法禅院。”^⑤显德元年(954),新登基的周世宗也于“九月壬申朔,以东京旧宅为皇建禅院。”^⑥

其实,五代数十年间的战乱频仍,世事多舛,不仅使如走马灯般更迭不已的帝王们感到岌岌可危,就连一些官宦士庶,也有一种朝不保夕、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如镇州束鹿人张允,在后周乾祐初任吏部侍郎,“自诛史弘肇后,京城士庶,连麓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国寺僧舍。及北军入京师,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坠屋而卒,时年六十五。”^⑦顺便提到的一点是,这时建筑内的藻井,又称为“承尘”。故《新五代史》将这件事情记录为“允匿于佛殿承尘,坠而卒,年六十五。”^⑧

佛教在历史上遭到的另外一次重创,即所谓“三武一宗之厄”的“一宗之厄”就发生在五代末年的后周时期。继后周太祖郭威上帝位的世宗柴荣(图6-5),本是一位颇有安邦治国报负的人,却十分不留意于佛事。甫一登基,就开始对本已因唐末战乱而变得凋零不堪的佛教及其寺院进行沙汰和限制。



图 6-5 清代人所绘后周世宗像

(来源: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

周世宗限佛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后周之前，后唐明宗于天成元年(926)十一月也曾有诏曰：“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已后，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①后唐明宗的举措，仅仅是限制新建寺院和私自剃度。后周太祖时期，也有一些抑佛之举。如广顺三年(953)“(闰月)己酉，开封府奏，都城内录到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诏废之。”^②在一座城市中一次就废掉了58座寺院，这应该是后来周世宗大规模抑佛的一个前兆。到了后周世宗时期，废寺、抑佛的做法就更为严苛。

后周显德二年(955)，世宗因“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③因下诏曰：

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诸县城郭内，若无敕额寺院，只于合停废寺院内，选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住，只留僧寺院一所。诸军镇坊郭及二百户已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如边远州郡无敕额寺院处，于停废寺院内僧尼各留两所。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其未剃头间，须留发髻，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府等三处，只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

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④。

正是在这一年，即后周显德二年二月“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⑤也是在这一年，即后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⑥这里说明了周世宗抑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多年战乱造成中土地区经济凋敝，铸钱所用铜亦十分缺乏。

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十分严苛的诏令以及相应的雷厉风行式的实施，使得本已被战争摧残得苟延残喘的中土佛教及寺院又被加上了一记重拳。以《唐会要》所载：“会昌五年，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⑦说明会昌灭法时，全国有4600座寺。遭会昌一厄，已受重创。唐大中年间当有较大规模的恢复，而在经历了唐末、五代战争及五代末显德二年后，“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千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⑧全国仅存2694座寺院，比起唐末又减少了约2000座，所减寺院数量，

①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三十七. 唐书十三. 明宗纪三.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247.

②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一百一十二. 周书三. 太祖纪三.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705.

③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一百一十五. 周书六. 世宗纪二.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723-724.

④同上.

⑤文献[2]. [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 卷十二. 周本纪第十二.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48.

⑥同上:50.

⑦文献[2]. [宋]王溥. 唐会要. 卷四十九. 僧籍.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547.

⑧文献[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一百一十五. 周书六. 世宗纪二. 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724.

接近唐会昌年间所存寺院数量的 45% 之多。

尽管后周世宗对于佛教及其寺院的检括和摧残,远不如唐武宗灭法时那么惨烈,但是,在经历了数十年战争和政治动荡的蹂躏之后,处于极度凋敝状态的中原佛教,再经后周世宗进一步的沙汰,仅被废寺院和兰若就有 30336 座。其对于后来中国佛教发展之影响的严重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五代时期的北方地区,佛教建造和存留的情况在一般史料上记录得较少。但据当代学者冯金忠的研究,唐末五代时期的燕赵之地仍然有一些城市,如魏州、恒州、幽州,保持着较为活跃的佛教传播和寺院建造活动。冯金忠提到,有一件编号为 S. 529 的敦煌文书,其题名为《诸山圣迹记》,这是五代后唐时期一位僧人游历诸州名山胜迹和寺院的行纪,其中提到定州:“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禅)院四十所,僧尼三千余人”;镇州(恒州)有“大寺一十三所,大禅院三十六所,小(禅)院五十七所,僧尼七千余人。禅律盛行,僧徒萧穆,园林池沼,特异诸方,法寺清宫,不殊帝辇王家。”^①

至少,自唐末五代之后,中国社会文化走向已经悄然间发生了变化。自东汉末至唐末近 800 年间,佛教在中土地区沛然勃兴,渐趋繁荣,其臻于鼎盛的发展势头似乎已显衰退之态。佛教在统治者和士庶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渐渐变得相对淡然。此后,再难见如梁武帝、隋文帝或武则天那般执着于佛教信仰和传播的帝王,也再难见敢于在朝堂之上傲然挺立,能够与当政者对峙而言的高僧了。虽然寺院的建造时断时续,似乎从来没有中断,却再也难见如隋、唐两京城中寺塔林立、梵音袅袅的繁盛场景,亦难见城市中动辄占有整个里坊之地的大寺院了。继五代而起的宋代,则将中国文化的发展主流引导到了以融合儒、释、道文化为主旨的所谓宋明“理学”的方向上去了。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五代史补》所载五代时 42 座寺院如表 6-1 所示。

表 6-1 正史中所见五代寺院的建造或存留情况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资料出处
1	开平元年 (907)	洛阳	佛寺 (不详)	(十月)命阁门使以香合赐宰臣佛寺行香	《旧五代史·卷二》
2	开平四年 (910)	湖南	开元寺 (唐寺)	(正月)赐宰臣张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赐湖南开元寺禅长老可复号惠光大师,仍赐紫衣	《旧五代史·卷四》
3	开平四年 (910)	宋州 (商丘)	元静寺	开平四年夏,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居于宋州元静寺,盖太祖推恩于罗氏,令终其妇节也	《旧五代史·卷十四》
4	乾化元年 (911)	洛阳 (龙门)	广化寺	(八月)丙子,阅四蕃将军、屯卫兵士于天津桥,南至龙门广化寺	《旧五代史·卷五》
				遇旱,祈祷未雨,左右必曰:“王可开塔”,即无畏师塔也,在龙门广化寺	《旧五代史·卷六十三》
				及晋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龙门广化寺,数日,自经而死	《旧五代史·卷六十九》

①冯金忠. 燕赵佛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98.

续表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资料出处
5	同光二年 (924)	洛阳 (龙门)	龙门佛寺	(十二月)乙酉,幸龙门佛寺祈雪。……己丑,幸龙门	《旧五代史·卷三十二》
	长兴二年 (931)			(四月)帝幸龙门佛寺祈雨	《旧五代史·卷四十二》
	应顺元年 (934)			(七月)甲辰,幸龙门佛寺祷雨	《旧五代史·卷四十六》
	清泰三年 (936)			(正月)戊戌,幸龙门佛寺祈雪	《旧五代史·卷四十八》
6	光启末年 (888)	相州 (安阳)	龙兴寺 (唐寺)	从训出据相州。牙军废彦贞,囚于龙兴寺,逼令为僧,寻杀之	《旧五代史·卷十四》
7	乾宁二年 (895)	洛阳	华严寺	(李)云乃与扈跸都将李君庆卫昭宗出启夏门,驻华严寺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8	天祐十八年 (924)	真定 (正定)	大悲寺	九月,进逼真定,结营西南隅。掘堑栅以环之,决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	《旧五代史·卷五十九》
9	光启三年 (887)		斛律寺	崔魏公之诛宦官也,武皇伪戮罪人首级以奉诏,匿(张)承业于斛律寺。昭宗遇弑,乃复请为监军	《旧五代史·卷七十二》
				晋王伶承业,不忍杀,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业,复为监军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
10	同光四年 (926)	晋阳	千佛院	(张)宪初闻有变,出奔忻州。既而有司纠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赐死于晋阳之千佛院	《旧五代史·卷六十九》
11	显德四年 (957)	汴梁 (开封)	天清寺	冬十月丙辰,赐京城内新修四寺额,以天清、天寿、显静、显宁为名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七》
12			天寿寺		
13			显静寺		
14			显宁寺		
15	天祿三年 (949)	范阳 (保定)	范阳佛寺 (辽寺)	二年,徙晋侯、太后于建州。三年秋八月,晋李太后病,无医药,仰天号泣,戟手骂杜重威、李守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谓晋侯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吾为边地鬼也。”	《旧五代史·卷八十六》 《新五代史·卷十七》

续表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资料出处
16	开平二年 (908)	汴梁 (开封)	相国寺	(十月)己未,大明节,诸道节度刺史各进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宰臣百官设斋相国寺	《旧五代史·卷四》
	天福五年 (940)			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诛史弘肇后,京城士庶,连麓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国寺僧舍。及北军入京师,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坠屋而卒,时年六十五	《旧五代史·卷一百〇八》 《新五代史·卷五十七》
	广顺初年 (951)			扈载……少好学,善属文,赋颂碑赞尤其所长。广顺初,随计于礼部,文价为一时之最,是岁升高等。载因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其壁	《五代史记注·卷三十一》
17	中和四年 (884)	洛阳	圣善寺 (唐寺)	是岁,李克用脱上源之难,敛军西归,路由洛阳,(李)罕之迎谒,供帐馆待甚优,因与克用厚相结托。时罕之有众三千,以圣善寺为府	《旧五代史·卷十五》
	光启初年 (885)			部将刘经与李罕之争据洛阳,罕之败经于圣善寺,乘胜欲攻河阳,营于洛口	《旧五代史·卷六十三》
18	光启二年 (886)	洛阳	敬爱寺 (唐寺)	(刘)经急攻之,为罕之所败,(李)罕之乘胜追至洛阳。时经保敬爱寺,罕之保苑中飞龙厩。罕之激励其众攻敬爱寺,数日,因风纵火,尽燔之,经众奔窜,追斩殆尽	《旧五代史·卷十五》
19	中和四年 (884)	汴州 (开封)	封禅寺 (唐寺) 据《宋高僧传》,后改名为开宝律院	是月,班师过汴,汴帅迎劳于封禅寺,请武皇休于府第,乃以从官三百人及监军使陈景思馆于上源驿	《旧五代史·卷二十五》
	辽会同十一年 (948)			又,《帝纪》云:会同十一年正月朔,出帝、太后迎辽帝于封丘门外,帝辞不见,馆于封禅寺,遣其将崔廷勋以兵守之。是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岂不相悯耶?”僧辞以辽帝之意难测,不敢献食	《旧五代史·卷八十六》
	清泰八年 (941)			八年,从驾归汴,寄居于封禅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	《旧五代史·卷九十四》
	中和元年 (881)			过汴州,休军封禅寺,朱全忠贻克用于上源驿	《新五代史·卷四》

续表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资料出处
20	同光四年 (926)	洛阳? 宫城西	龙兴寺 (唐寺)	乙酉,内人景蛇上言:“昭宗遇难之时,皇属千余人同时遇害,为三穴瘞于宫城西古龙兴寺北,请改葬。”从之	《旧五代史·卷三十四》
				庄宗时得唐故内人景蛇,言当彦威等弑昭宗时,诸王宗属数百人皆遇害,而同为一坑,瘞于龙兴寺北,请合为一冢而改葬之	《新五代史·卷四十三》
21	长兴末年 (933)	洛阳?	天宫寺	明年春,潞王自凤翔拥大军赴阙,唐闵帝奔于卫州,宰相冯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将出迎潞王	《旧五代史·卷九十二》
				潞王从珂自凤翔以兵犯京师,愍帝出奔于卫州,宰相冯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将出迎潞王于郊,京师大恐,都人藏窜,百官久而不集	《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22	天福七年 (942)	邺城 (安阳)	龙兴寺	天福七年夏,车驾在邺,恹病脚气,卒于龙兴寺,时年六十余	《旧五代史·卷九十三》
23	乾祐元年 (948)	凤翔	法门寺 (唐寺)	壬申,郭威奏,得郭从义报,今月十四日,凤翔王景崇兵士离本城,寻遣监军李彦从率兵袭至法门寺西,杀戮二千余人	《旧五代史·卷一百〇一》
	天福四年 (939)			《晋凤翔府法门寺志通传》: 以天福四年己亥岁,天王锡命于吴越,遂附海舰达浙中	《宋高僧传·卷二十三》
24	广顺元年 (951)	洛阳	修行寺	癸巳,虎入西京修行寺伤人,市民杀之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25	显德元年 (954)		柏谷寺	丙辰,伪辽州刺史张汉超以城归顺。丁巳,幸柏谷寺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
不计	广顺三年 (953)	开封	无名额僧尼寺院 (58所)	(闰月)己酉,开封府奏,都城内存到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诏废之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二》
26	中和二年 (882)		南山佛寺	明年,武皇昭雪,克让复入宿卫。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克让时守潼关,为贼所败,以部下六七骑伏于南山佛寺,夜为山僧所害	《旧五代史·卷五十》
27	景福二年 (893)		宝寿佛寺	景福二年春,匡威帅精骑数万,再来赴援,会匡威弟匡侔夺据兄位,匡威退无归路,谿乃延入府第,馆于宝寿佛寺	《旧五代史·卷五十四》

续表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资料出处
28	开运、广顺间 (944—953)	洛阳	崇德寺	尝迫冬,家人未挾纊,会有故人过洛,赠以绵五十两、绢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袜以施崇德、普明两寺饭僧,其家虽号寒啼饥,而凝式不屑屑也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29			普明寺		
30	开运、广顺间 (944—953)	洛阳	广爱寺	每旦起将出,仆请所之,杨(凝式)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31			石壁寺		
32	开平三年 (909)	邺城 (安阳)	邺城寺	是岁春末,邺城寺钟悬绝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人诃其不祥,果及于祸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33	显德五年 (958)	扬州	孝先寺	初(汤悦)在吴为舍人,受诏撰扬州《孝先寺碑》,世宗亲征,驻蹕此寺,读其文赏叹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
				汤悦……使南唐为宰相……尝撰扬州孝先寺碑。世宗亲征淮南,驻蹕于寺	《南唐书·卷二十三》
34	天祐十八年 (924)	魏州 (大名)	开元寺	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开元寺僧传真获传国宝,献于行台	《旧五代史·卷二十九》
35	天祐十九年 (925)	定州	开元寺	帝至定州,王都迎谒。是夜,宿于开元寺。翌日,引军至望都,契丹逆战	《旧五代史·卷二十九》
36	天福二年 (937)	滑州 (滑县)	开元寺	天福初,为滑州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据邺都叛,朝廷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率骑军三千,屯于州之开元寺	《旧五代史·卷九十一》
37	周太祖时 (951—954)	兖州	开元寺	慕容彦超,为兖州节度使。……彦超即率军府宾佐,步出州西门三十里致祭,迎于开元寺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是岁,镇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郑分,兖州当焉。”彦超乃率军府将吏步出西门三十里致祭,迎于开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黄幡以禳之	《新五代史·卷五十三》
38		信州 (阜阳)	开元寺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为大小《游仙诗》各百篇。……其后游信州,馆于开元寺三学院	《五代史补·卷一》
39	光启三年 (887)	广陵 (扬州)	大明寺	(杨)行密攻广陵,营于大明寺,秦、毕出兵以攻行密之营,短兵才接,行密伪遁,秦、毕之兵争入其栅,以取金帛,行密发伏兵以击之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资料出处
40	开平三年 (909)	宋州 (商丘)	名称不详	昭仪陈氏,宋州人也。……太祖尝疾,昭仪与尼数十人昼夜为佛法,未尝少懈,太祖以为爱己,尤宠之。开平三年,度为尼,居宋州佛寺	《新五代史·卷十三》
41			上蓝寺	上蓝寺石榴谶 高祖尝在晋祖麾下。晋祖既起太原,后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号上蓝者,精于术数,自唐末著谶云:“石榴花发石榴开。”议者以石榴则晋、汉之谓也	《五代史补·卷四》
42	北汉 广顺年间 (951— 953)	洛阳	天女寺	国家方设盐法,有能捉获一斤以上者,必加厚赏。……尝有村童负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阳来,与之偕行。去城近,尼则先入。既而门司搜阅,于菜篮中获盐数斤,遂系之以诣府。……因问之曰:“汝离家以来,与何人同途?”村童以实对。行德闻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与门司启幸,以求赏也。”	《五代史补·卷四》

由史料可知,虽然五代时中土佛教已显凋敝,但仍然有一些与西天佛土交往的事迹发生。如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进辟支佛骨及梵夹经律。”^①《宋高僧传》中也简单记录了这件事情,其传云智宣:“轻生誓死,欲游西域,礼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经法。以唐季结侣渡流沙,所至国土,怀古寻师,好奇徇异,聚梵夹,求舍利。开平元年五月中达今东京,进辟支佛骨并梵书多罗叶夹经律。宣壮岁而往,还已衰耄矣。”^②虽仅寥寥数语,却难以掩饰其取经之途的艰辛。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以智宣为泉州僧人,似可推测,他有可能是经海上丝绸之路泛舟而去的。但由其文所记“结侣渡流沙”,这枚佛骨及梵夹经律书卷,又似经旱路而归。然而,智宣取经归来后,曾经“请译将归夹叶。于时干戈,不遑此务也。”^③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后晋天福二年(937),“是日,诏曰:‘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卫国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门室利缚罗,宜赐号弘梵大师。’”^④说明,至10世纪上半叶,仍然有印度僧人东来中土弘法。后晋天福六年(941)六月“甲辰,迦叶弥陀国僧哩以佛牙泛海而至。”^⑤这里明确记载了其佛牙是泛海而来,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活跃。

另外,后唐庄宗“自以出于微贱,逾次得立,以为佛力。又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惟写佛书,馈赂僧尼,而庄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来,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

①文献[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梁书三.太祖纪三.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26.

②文献[2].[宋]释赞宁.大宋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第十之二.梁泉州智宣传.大正新修大藏经本;340-341.

③同上;341.

④文献[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七十六.晋书二.高祖纪二.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468.

⑤文献[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七十九.晋书六.高祖纪五.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493.